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五十二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五

舉士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待士歲月等

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

四方之雋巳愆三歲之期比申飭於攸司涓上春而明

試深虞道阻寬佇浹旬而駐蹕行宫時廵方嶽非若中都當遠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闈之奏額就諸路之漕臺俾謹擇於考官用精蒐於實學士省勞費鄉烝譽髦悉預計偕以俟親策敷告多士咸體至懷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人就試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試者聽

朝野雜記建炎二年王唐公爲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曾侍御統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鄉之吕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國學初建高抑崇司業言士以經術爲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爲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寖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內大小經義共三道

三十一年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强習辭章不合音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今不改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論策因號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舉人所習已是為二不可復合矣

按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

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經然則自熙寧以來士無不習經義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復賦欲經賦中分取人而東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來士工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多少各自立額取人則知當時士雖不習詩賦者十五年而變法之餘一習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紹興之間則朝廷

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纔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場屋率是賦居其三之二蓋有自来矣

二年詔下第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並年四十以上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並年五十以上河北河東陜西舉人數內特各減一舉元符以前到省兩舉者不限年一舉者年五十五已上諸道轉運司

開封府皆以名聞令直赴廷試

按仁宗嘉祐二年廷試始免黜落然則自後凡經御試者無不出官之人熙豐年間亦嘗有曾經御試推恩之令蓋爲嘉祐二年御試不中者設也今中興之初復有此令則自建炎上距嘉祐以前蓋七十餘年豈復有曾經御試之人乎又恐是特爲科試入下等不理選限未出官者而設蓋此曹亦謂之曾經御試故令其再試而官之以示優渥之

恩史志所載不明當攷

是年親試舉人於行都賜進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餘人第一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義郎餘推恩有差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調官川陜河北京東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十三人即家賜第皆龍飛特恩也

故事廷試上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

更自升降詔自今勿先進卷子

紹興元年以歳當明堂復詔諸道類試擇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使精選考官於是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令川陜舉人即置司州試之

侯延慶言用兵以来太學既罷青衿解散文籍淪墜今諸道州軍進士已有定額獨行在職事及鸞務官隨行有服親及門客往往鄉貢隔絶請立應舉法以國子監進士為名詔從之令轉運司附試是年德音

應該恩免解舉人值兵燬失公據者召京官二員委保所在州軍給據訖仍申部注籍

二年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為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實勝九成請更寘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無所畏避乃擢寘首選九成以類試及親策俱第一特進一官四川類試正奏名第一人依殿試第五人恩例

九年詔陜西久陷偽境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式其

令禮部措置別號取放川陜分類試額自此始

御史中丞廖剛言國朝三歲一舉每以今年大禮明年科塲又明年省殿試為準故注授人先後到部不至攙併今科試明堂同在嗣嵗省司財計難以應辦一不便也近歲初官待闕率四五年若使進士蔭人同時差注二不便也更展一年則舊制合矣天子是其議其來年詔曰三歲賔興之制肇自治平爰曁累朝遵為彛典頃緣多故洊展試期致取士之年適當宗祀而入仕之衆

併集銓曹攸司困供億之繁多士興滯留之歎宜從革
正用復故常庶蔵事惟均有便於國調官無壅亦便爾
私其紹興十年諸州依條發解於紹興十二年正月省
試三月殿試自後科場示此為準
十三年初立同文館試凡在行朝去本貫及千里以上
者許附試國子監
詔祖宗舊法諸路州軍科場並限八月五日鎖院縁福
建去京遠遂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遂用六月今福建

二廣趍京不遠恐試下舉人冐名再試他州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鎖院

舊諸州皆以八月選日試士舉人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詔諸道發解並以中秋日引試四川則用季春而仲秋類省焉

太學博士王之望言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詔申嚴行下

十九年詔自今科試前一歲諸州軍及屬縣長吏籍定合應舉人以次年春縣上之州州下之學覈實引保赴鄉飲酒畢送試院其臨期投狀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倡於洛海内皆師歸之中興以来始盛於東南士子科舉之文稍祖頤説先是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行禁絶而胡寅辨其非至紹興末年正字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説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右王

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於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至是稍解矣

禮部侍郎周葵言科舉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經傳之言可為諛佞者以為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茍合時好如論伊尹周公則競為歸美宰相之言春秋譏貶失禮則指為褒稱之事悖戾聖人

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書望詔有司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鑿迎合議論乖僻不合體式者皆行黜落若矯枉過正不顧所問務為詆訐者亦復勿取從之

二十五年上謂輔臣曰往年秦塤對策皆檜熺語有司擬為第一朕抑寘第三不使與寒士争今可舉行祖宗故事應禮部舉人内有權要親族者並令覆試仍追奪

塤出身改曹冠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並駁放

二十七年先時蜀士赴殿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

上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皆寘下列至是先期諭都省寛展試日以待宰相沈該奏天時向暑臨軒非便請後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

朕豈憚一日之勞邪及唱第王十朋為首第二人閻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悦

二十九年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請托之

弊請盡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持益堅事下國子監祭酒楊椿曰蜀去天萬里可使士子涉三峽冐重湖邪欲革其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監司守倅賔客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勑差官四川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初視殿試第三人賜進士及第優之也後以何耕對蜀人才策為秦檜所怒乃改禮部類試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類省試第一人恩

數如舊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興元年詔應令人代名及為人冐名赴省者各計所受財依條外並永不得應舉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𢡟宣䦨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

容齋洪氏隨筆曰黄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鏁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

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數寛士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乞申嚴詐冒之禁立為中制從之四年乃裁定牒試法文武臣添差官除親子孫外並

罷其行在職事官除監察御史已上並不許牒試
乾道六年詔自今諸道試官皆隔一郡選差後又令歴
三郡合符乃聽入院防私弊也
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正人依倣祖宗陜西河北
赴南省試别立號取人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國梁造貢籍成上之凡諸
道舉人鄉貫治經三代年甲舉數悉備淳熈二年御試
上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討論殿

最来上至是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唐駮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俱襴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為上等正奏第一人轉一官與通判餘循一資二箭中帖為中等減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垜為下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餘陞名次而已特

奏名第五等人射藝合格與文學凡不中者並賜帛

六年詔特奏名自今三人取一寘在第四等以前餘並

入第五等其末等納勑者舊許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

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今不理㵾藩及五路舊

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後又許納敕三次為定制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言竊

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

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

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
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
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
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盖過二
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十一年御試時進士試策薄暮未納巻者三奉旨賜燭
既而侍御史劉國瑞言宮庭之間自有火禁貢舉之條
不許見燭雖聖恩寛厚假以須臾竊恐玩習成風寖褻

法制其納卷最後者請下御試所降黜從之舊例廷試

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

凡賜燭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

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等與攝助教舉人試藝於省闈

及國子監兩浙轉運司者皆禁燭

十四年御試得進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

多自陞黜不盡由有司是舉王容盖自第三親擢為榜

首時儒生迭興辭章雅正號乾淳體

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返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

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

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熹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来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

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獘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别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甘受此纏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静之中寀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為也然則用王謝

之術為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闒茸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盖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僥倖者其才不應得而冐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

為世用非所謂僥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如吳

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二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

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之一二耳須吏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按取士之弊人人能言之然晦菴平甫二公之說則不廢科目之法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其說猶為確實可行云

光宗初建議者云省闈試士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間遇

風雪則硯氷筆凍書字不成縱有鉅材莫克展布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選日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以諒陰不親策省試進士得正奏名鄒應龍等

自韓侂胄襲秦檜故智指道學為偽學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既而葉翥上言士狃於

偽學專習語録詭誕之説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内自太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察太學以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是舉也語涉道學者皆不預選

四年言者云今之詩賦雖未近古然亦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以駢儷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經義一科

全用套類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隻字不脫毫分溢篋盈箱初無本領旅進場屋鮮有出於揣擬之外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望令有司所出六經題目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為一題庶幾實學得盡已見而挾冊讐偽者或可退聽從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陳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冥首選三曰國朝正史與實録等書人間

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冐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為策問寒遠之士無繇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寘之前列春秋卓異者不妨巍占若所作無異諸經自當雜定高下其策題並須明白指問詔從之

開禧二年詔諸道運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俟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貳參對字畫關御藥院內侍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別榜

駮放

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議臣有請詔自今在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校

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十五年祕書郎何澹言祖宗舊制諸科舉人問大義十道能以本經註疏對而加之以文辭潤色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但引註疏及六分者為麤其不識本義或連他經文義乖戾章句斷絶者否夫經本註疏則學有源流文先義理則士有器識而今之時文束於命題之短長狃於立說之關鍵而有司强裂句讀專務斷章是在我者已先離絶旨意破碎經文則何以責其盡合於大義哉望詔有司革去舊習使士子去機巧而深義理考

註疏而辯異同明綱領而識體要則實學之士出矣詔從之

新進士舊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貢院特旨賜之餐錢集英殿賜第之三日赴焉上三人得自擇同升之彦分職有差朝謝後拜黄甲其儀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寵靈重好會明長少也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用釋奠禮遂賜聞喜宴侍從已

上及知舉官館職皆預焉

試刑法者亦自熙豐間始舊附銓試院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後又降敕别差試官二員專撰刑法問題號為假案其合格分數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係二十七通七麄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係二十四通七麄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係二十二通以上凡試入二等者選人改京秩蓋趙忠簡為相以刑名之學其廢日久故白請優之令遂為大理評丞之選四年制置司

請每三年就類省試院別差刑法官二員校試從之新科明法者熙寧間改舊明法科為之崇寧初廢取其解省額歸禮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吳瓌言法官闕人請復此科許進士嘗得解貢人就試從之紹興十一年始就諸路秋試每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經明年御試御藥院請分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為濫請解省試各遞增二人解試七人取一省試九人取一所試斷案

刑名通麤以十分為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為合格無則闕之仍自後舉兼經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迄今不復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諸道秋試每各五人解一省試十取其一御藥院又擬恩例第一等賜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歲議者謂得解人取應更不兼經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試法乃詔自今斷案刑名通麤以十分為率斷及五分刑統義文理全通為合格及

雖全通而斷案不及分數者勿取仍自後舉兼經
淳熙七年祕書郎李𪟝言漢世儀律令同藏於理官
而决疑獄者必傅以古義祖宗朝詔學究兼習律令
而廢明法科後復明法而以三小經附益欲使經生
明法法吏通經今所試止於斷案律義斷案稍通律
義雖不成文亦得中選故法官罕能知書謂宜使習
大法者兼習經義參考優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
者以經術决獄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詔

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每場各三道第四場試大經義一道小經義二道第五場試刑統律義五道明年詔斷案三場每場止試一道每道刑名十件與經義通取四十分已上為合格經義定去留律義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屬頗難其人獄案來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習法之不精試法之不詳也自昔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內斷案五場各以刑名八件

計四十通律義一場計十通斷案以試其法令律義以試其文理自後有欲便其所習始增經義一場而止試五場律義又居其一斷案止三場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金科玉條瑣密繁碎自非終日研究未易精熟乃𢍰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試主文類多文士輕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設正欲深明憲章習熟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識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内决是非於片言之間

政和紹興案題字不過五七百多不滿千比年不求
題意之精畧專務繁冗以困人敷衍支離動輒二千
字自朝至於日中昃僅能謄寫題目豈暇深究法意
其弊二也進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選刑法考官
不過在朝曾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托之風盛換
易之弊興其弊三也臣以為宜罷去經義仍分六場
以五場斷案一場律義為定所問法題稍簡其字數
而求精於法試官各供五六題納監試或主文臨期

點定如是則讞議得人矣從之六年議者云今止試刑統是盡廢義理而專以法律為事雜流進納之人皆得就又可徑除職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綴也請復試經義一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與刑統大義通為五場所出經題不必拘刑名倫類以防預造

雜流入貲人毋得收試

文武雜試　高宗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之外有文武傑特者試而官之時郡國薦士四人適至命

中書省各試策一道何烈對策依廷試禮稱臣上以其寒遠一體推恩既而有言其踈者於是降充末名補下州文學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軍中便宜借補者衆詔內有武勇之人委諸道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赴御營使司審試擬定名目上大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換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助國或齎蠟彈冒險阻或以進言獻策今率試以弓馬而舊補授至陛朝官大使臣者例

得校尉未為允愜宜令借補文臣試兵書戰策以為殿最餘並驗實免試注官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至周始有自周後數千載凡其間廢置沿革輕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論須見得所以廢置因革輕重之所以然以大畧觀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以鄉三物教民謂之賔興只看賔之一字當時盖甚尊事詳考前一段

他是一个本末度數精詳具備固不必說只看他
賔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
於天府内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
如奪席脱容刀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為士
者須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須當
深究之三代之時士一个進修之至惟上之人自
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之於士待之甚重而
攷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

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受爵禄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始

得禄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當時攷之甚詳如此然論其大畧漢唐以来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来雖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為之駕雖以當時號為諂諛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来未嘗自進到得後来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漸輕此

所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至本朝始放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自有數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荊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熙寧四年明經科廢罷此其大畧可見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歷代常行

不廢漢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到得熙寧間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譏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再復得兩三舉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罷景德四年帝曰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苟有濟時之用安得知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熙寧二年賢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詔毀薄時政不足収録告示發付本任天聖八年茂才富弼景祐二年體用吳育景祐六年賢良蘇轍蘇軾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語言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是時已成科舉之習雖

然尚理會經義又與時議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之科方有律賦自唐以來孝廉秀才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辭藻者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兩邊各自設科既分之後後周進士未設尚自理會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南師北人高北師各守家法莫之能定當時主司有欲優劣之者反為所難隋煬帝時風俗浮華進士科始立至

唐初間進士明經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蓋當唐之時文華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才設進士試時便設香案有拜跪之禮才到明經試時則設棘監守惟恐他傳義當時進士却有帖經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記這傳義於是有贖帖才是進士科試

帖經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賦便可贖帖經及至熙寧間荆公罷詞賦帖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所以自進士科一併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預選北人預者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齊魯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歴中范文正公富公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逞問以大

義使不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皆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於師論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御試王文公以為落韻者不審爾若舍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黜邊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嚴至王荊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令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罷詞賦又以春秋

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太平興國三年詔律賦以平仄次用韻天聖五年詔參考策論慶歷四年宋祁等言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簡其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騁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賦許依放唐人賦詔頌下慶歷五年詔進士諸科如舊制考校注云先是頒行宋祁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寧四年詔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令占一經并論語孟子諸科稍令改進士科大抵須是有鄉舉里選底風俗然後方行得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揚

綰復鄉舉里選未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

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深察三代之

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庶乎復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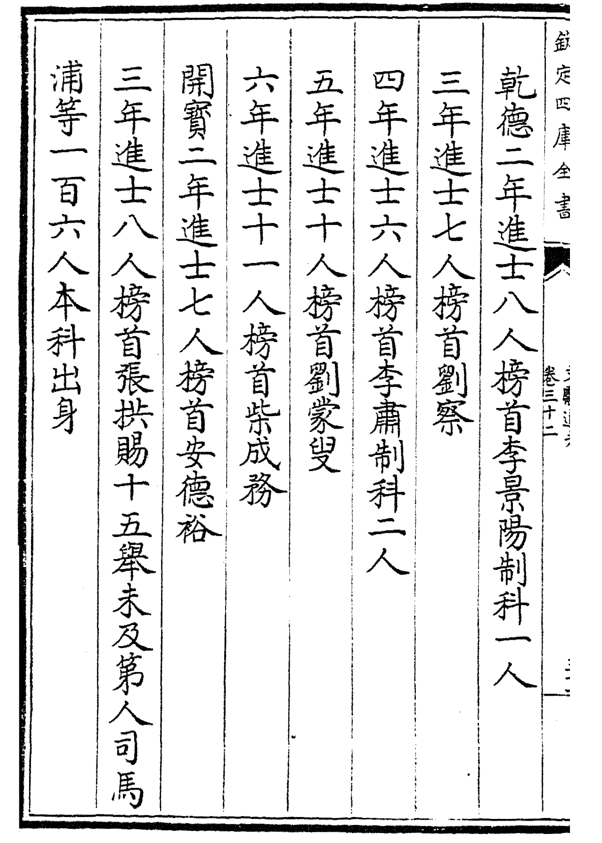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蘓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陽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七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務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第人司馬

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人落下一
人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宗諸科二
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　狀元吕蒙正諸科二百七人十五舉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　狀元胡旦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　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

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諸科

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十人覆試得

進士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是年不臨軒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王曾狀

元同
六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
滋狀元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

元鄭向狀元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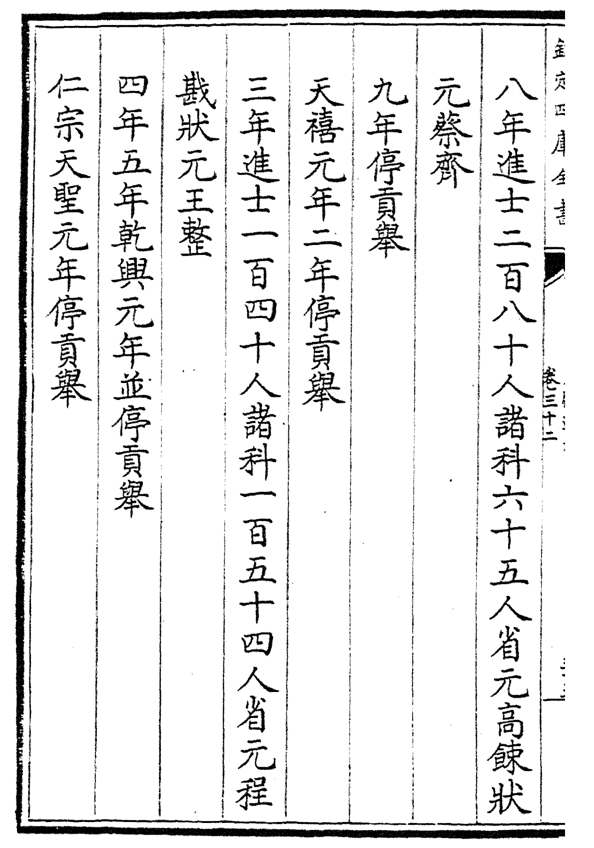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狀元徐奭

六年停貢舉

七年亳州南京路進士二十一人狀元張觀



八年進士二百八十人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鍊狀
元蔡齊
九年停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
戩狀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興元年並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吳感狀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貢舉
五年進士七十七人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吳育狀元王堯臣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四十九人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歐陽修狀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貢舉抜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並停貢舉

景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一人

制科三人抜萃四人省元黄庠狀元張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寶元元年進士三百一十人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

科二人省元范鎮狀元吕溱

二年康定元年慶歷元年並停貢舉

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楊寘狀元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並停貢舉

六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裵煜狀元賈黯

七年八年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馮京狀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貢舉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徐無黨狀元鄭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實狀元張衡制科一人是歲始定為間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劉摯狀元劉煇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

狀元王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

狀元許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

省元彭汝礪狀元同始詔三歲一科舉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安世

狀元同時神宗已即位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葉祖洽明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人省元邵剛狀元余中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張嵫狀元徐鐸

元豐二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朱浚明狀元時彦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省元劉槩狀元

黄裳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同是歲諒闇不臨軒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狀元李常寧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起狀元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劉範狀元畢漸

制科三人宏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狀元何昌言詞
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同是歲
諒闇不
臨軒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
霍端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侗狀元蔡嶷是科為始

罷諸州貢解併省試
並從學校逐年貢士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
上舍魁李彌遜狀元賈安宅
政和二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師驥狀元莫
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
崧卿狀元何㮚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狀元王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齊愈狀元何

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是年復省試省元楊椿狀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以軍興分路類省試進士四百五十一人狀元

李易四川河北京東進士八十七人

紹興二年進士二百五十九人狀元張九成四川進

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進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四

川進士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進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黄公度狀元同是年不親

策引見正奏名與四川類省奏名參定編排

十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狀元陳誠之

四川進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百人省元林機狀元劉章四川進士

七十三人

十八年進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狀元王佐四川

進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四百四人省元鄭聞狀元趙逵四川進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塤狀元張孝祥四川進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張宋卿狀元王十朋先時四川類省道遠赴赴殿不及者别奏名是年無不到

三十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劉朔狀元梁克家

四川進士十六人

孝宗隆興元年進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問狀元同是年不親策同紹興八年

乾道二年進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狀元蕭國梁

五年進士五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狀元鄭僑

八年進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學狀元黃定

淳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頴狀元詹騤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黄渙狀元姚頴

八年進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狀元黄由

十二年進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狀元衛涇

十四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湯璹狀元王容

光宗紹熙元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

四年進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

寧宗慶元二年進士五百丹六人省元莫子純狀元

鄒應龍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蘇大璋狀元曾從龍
四川進士四人
嘉泰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簡狀元同
是年諒闇
不臨軒
開禧元年進士三十八人省元林執善狀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朱停狀元鄭自
誠四川進士四人

四年進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狀元趙建夫

七年進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狀元袁甫

十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陳塤狀元吳潛

十三年進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丘大發狀元劉渭

十六年進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冑狀元蔣重珍

理宗寶慶二年進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會龍狀

元同是年諒闇不臨軒

紹定二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陳松龍狀元黄

朴

五年進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葉大有狀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進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楊茂子狀元吳

叔告

嘉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繆烈狀元周坦

淳祐元年進士闕人省元劉自狀元徐儼夫

四年進士闕人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

七年進士闕人省元馬廷鸞狀元張淵微

十年進士闕　人省元陳應雷狀元方逢辰

寶祐元年進士闕　人省元丁應奎狀元姚勉

四年進士闕　人省元彭方迥狀元文天祥

開慶二年進士闕　人省元李雷奮狀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進士闕　人省元李珏狀元方山京

度宗咸淳元年進士闕　人省元阮登炳狀元同

是年諒闇不親策

四年進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躍龍狀元陳文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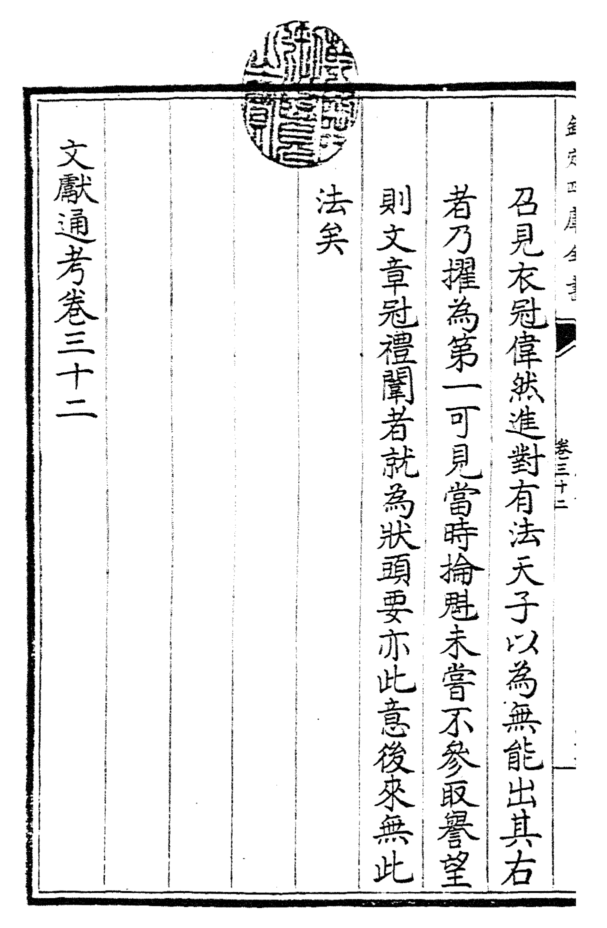
七年進士闕　人省元劉夢薦狀元張鎮孫

十年進士闕　人省元李大同狀元王龍澤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總目以登科記及會要參考并省元狀元之名具録於此國初殿試本覆試也唐以来或以禮部所取未當命中書門下詳覆至宋藝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試至雍熙四年宰相請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上從之次年命宋知白知舉榜出而謗議蠭起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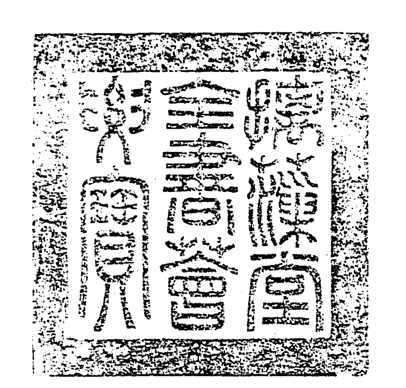
擊登聞鼓求別試於是再行覆試凡得數百人又明年則知貢舉蘇易簡等不敢專其事固請御試上從之自此遂為定例然是年以後如陳堯叟孫何王曾皆禮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試復以之冠多士可見當時殿試不過審覆其繆濫者黜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嘗別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後多別取狀元然省元亦皆置之前列石林燕語謂故事南省奏名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

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公皆由是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服其靜退自此遂為故事然則仁宗時省元亦例在前列蓋當時殿試雖曰别命試官糊名考校然賜第之時往往亦參採譽望乃定掄魁歐陽公作蔡齊行狀言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



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為第一可見當時掄魁未嘗不參取譽望則文章冠禮闈者就為狀頭要亦此意後來無此法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郭文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五十三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六

賢良方正

漢文帝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傳納以言

賈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

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

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

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

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

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遊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

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盖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媟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盖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

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搢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兔之事而講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

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又按鼂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在選中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
未舉賢良時已為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
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
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
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
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於言事之微臣
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嘗有媟慢之意如山所言
也制策畧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則其所以虛心詔訪者尤為懇惻然觀錯所對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執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

也大槩皆導諛納諂之言殊𭧂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

良對策仲舒孝景時為博士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為江都相轅固帝初即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

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
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
所决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
助以容悦見録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
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
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
弘年六十以賢良徴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

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傳所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紀又於制策之末稱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

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為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方對策然則賢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為博士歟董仲舒轅固亦皆先為博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鼂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罄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無

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鼂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遇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畧無建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丁傅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節郡國舉賢良
五年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
鐵榷酤
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
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
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首曰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
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

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

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説為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於人國耳賢良及大夫問難本末見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詔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隴西郡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行禮

容拜也槃辟猶盤旋也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内史

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内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以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隕孛見令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内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令公卿與内郡

國共舉

孝哀帝元壽元年正月以日食有詔令公卿大夫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等察舉賢良方正及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漢舉賢良文學

鼂錯以太子家令舉遷授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舉遷授江都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遷博士待詔　杜欽以武庫令舉遷授議郎　嚴助郡舉擢授中大夫　朱雲以博士舉遷授槐里令　王吉以雲陽令舉遷授昌邑中尉　貢

禹以博士舉遷授河南令　魏相郡卒史舉遷授茂陵令　蓋寬饒以郎舉遷

諫大夫　孔光以議郎舉遷授諫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舉待詔公車　杜

鄴以涼州刺史舉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卒史舉遷授諫大夫　韓固以清

河王太傅舉尋罷歸里　黃霸以丞相長史舉遷揚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卒史舉

遷大司農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

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隷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

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

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遺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

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閏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東漢舉賢良文學

魯丕郡功曹舉遷議郎　申屠剛　蘓章　李法　爰延

崔駰　周燮不就　劉瑜　荀淑　皇甫規　張奐

劉淑　劉焉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云云　虞對畢擢為太子舍人

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按試賢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漢武帝之待仲舒而晉武之時亦有之盖於對者數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見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

世亦不過付之有司視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

玄宗開元八年上親策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從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鼂錯為髙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髙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㒰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與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黙黙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本

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間康公荆公為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詞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憲宗元和元年敕制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歸不得者並於光宅寺止宿金吾衛使差人監引至宿所切加勾當勿令喧雜

是年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韋貫之同考覈賢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權倖惡其詆訐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為唱誹貫之等皆坐貶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

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名至殿廷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文宗太和二年賢良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馮宿賈餗龎嚴等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議者不平諫臣或將其

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為之明白同對李郃抗表請讓官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一出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葢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第其優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

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明白雖是當時閹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刼制衡鑑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顯慶二年志烈秋霜科韓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容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愿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絕倫科蘇頲崔元童袁仁敬何鳳孟温

禮洪子輿盧從愿趙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

疾惡科馮萬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黄科馬克麾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

成楮璆咸廙業郭鄰趙不為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

鼂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

晉宋務光寇泚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才異等科王敬
從盧重元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
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清華科趙冬曦
及第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鄰之及第道侔伊
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抜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漸

張秀明常無名趙居正賈登邢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悊人奇士

逸淪屠釣科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翹及第

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

子元達奚珣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誠及第

七年文辭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高才未達沈迹下僚科吳鞏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璀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眞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歷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有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輳沈封吳通元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玭黎逢白季隨及第高蹈丘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

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渭丁俛及第力田閒於鄉閭科鄭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鄖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魏弘簡沈廻元佑徐袞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敎化科熊執易劉簡甫及第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許贇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歎崔豐史牟陸震柳公綽趙參徐弘毅韋彭壽鄧儒立

王乃杜倫元易王眞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浩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垍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羣皇甫鎛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材丘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綰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

李蟠元修蕭俛沈傳師柴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芑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畹

呂述姚中立韋曙李回崔蝦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
元錫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軍謀宏達
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李思元及第
寶歷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伸楊儉韋
端符舒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惲韋絲李昌實
嚴楚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
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章

及第

太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郃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由苗愔韋昶崔煥崔讜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混及第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

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葢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與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榖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為

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狹矣九
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
類耳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
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廷之間帝王親試
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
爵拔奇取異無尚於兹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
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

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宗朝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黄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者中其選

真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景德二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
寄等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
朕將臨軒親試
時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
上猶慮遺才令中書重詳定訖試論六首合格者以
聞
大中祥符元年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
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

是悉罷

凡特旨試藝者有於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賦論策頌制詔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將命為知制誥者方試制誥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

仁宗天聖七年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

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

後數歲李淑上書言吏部故事選人以格限未至者

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親策之非其稱矣又所謂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儁也而士之不利鄉薦者始出而應焉臣以為此二者皆非國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罷書判拔萃科令幕職州縣官皆得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諸常試鄉舉被黜者毋復應茂才異等科其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御史唐詢與參知政事吳育有隙帝數稱近歲制科

得人以育為賢而詢奏言自古災異乃冊賢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方正曰茂才異等曰博通墳典臣以為習扇澆浮莫甚於此可悉罷之而育復奏曰冊賢良自鼂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言為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公是劉氏雜著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

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鴈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顔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齰指不足以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態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兎焉可逐而取也彼

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兎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兎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葉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

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駮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寧間

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絀之

神宗熙寧七年吕惠卿以為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先時秘閣考制科陳彦古六論不識題語何出字又不及數準式不考葢自秘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彦古空疎者次年乃罷制科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紹聖元年罷制科自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

學俱絶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名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究其所試皆異乎進士明經今既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誡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闕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及設二年詔立宏辭科歳許進士登科者詣禮部請試若見守官須受代乃得試率以春試

上舍日附試不自立院也差官鎖引悉依進士惟詔
誥赦敕不以為題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
箴銘誡諭序記用古今體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題
分二日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
三省覆視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辭格超異者恩命
臨時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改為詞學兼茂科科舉歲附貢士院試
取毋過三人不中率許闕仍不試檄書增制詔分二日

試四題其二以歷代史事借擬為之餘以本朝典故或
時事宰臣執政親屬毋得試
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
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待制
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贓私罪人充先具詞業
策論共五十篇繳送兩省侍從參考之分三等文理優長為上
次優為中常平為下次優已上並召赴閣試歲九月命
學士兩省官考試於祕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字以上

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題差楷書祗應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者名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幃幕青褥紫案差楷書祗應内侍賜茶菓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第三等為上恩數視廷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為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入等

與簿尉差遣以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陞擢

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勿用

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一人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度不果名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已上御史中

承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仍具詞業繳進

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為六仁宗皇帝時李景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秘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史傳注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為問隱奥觀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為制舉之目俾少卿監已上奏舉内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

科茂材異等科總為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何詠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其立法寛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一下詔垂四十年未聞有一介魁壘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耶蓋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隔爾臣請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為問目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

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注疏誠可畧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迹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伏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直詣閤門請應若依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

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垕應詔上覽其文稱獎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為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命翰林學

士王曮起居舍人李彥穎考試參詳厔六論凡五通

上喜曰繼自今其必有應詔者矣十一月上親策於

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復御殿引見賜制科出身

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謄寫為冊進

御及德壽宮并焚進諸陵淳熙四年李厔之弟塾復

舉賢良方正而近習又恐制科之攻已共搖沮焉會

台州趙汝愚舉姜凱信守唐仲友舉鄭建德吏部侍

郎趙粹中舉馬萬頃應詔上問輔臣召試賢良故事

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巵止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既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緻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閣人以為難若罷注疏而復以四通為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乃詔增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六論後二日試院言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

舉者周必大等皆放罪舊試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國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詔罷注疏出題於是郡國舉莊治滕㦬試六論皆四通而考官顔師魯以其文理平凡不應近制又罷之自是薦紳重於特舉山林恥於自耀褎然而起者鮮矣

自李垕之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為郡守陳纉館客纉入朝薦之有旨名試會同薦

者滕宬杜富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纘介蘇師旦言之韓侂冑得内批如所請中書繳還後又為臺諫論其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為詆誣坐罷歸辛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為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所學焉

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

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

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虚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

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

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

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題目編序曰閣試六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强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

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豈眞多能哉斯執事者優容之也逮熙寧中陳彦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彦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

正尚肯復游其間乎彥古區區眛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注義疏之幺麽纖微且不及知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於元祐屢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彥古故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

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强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甚至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應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强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鼂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者各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亦顚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

謎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於博奕云耳實非制科本意也因書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難者六論然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所謂準式不考者闒罷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為奇而初不論其文之工拙蓋與明經墨義無以異矣況有博聞强記如巽岩者聚諸家奇僻之書摭其可以為論題者抄為一編揣摩收拾殆無所遺然

則淺學之士執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賢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然觀邵氏聞見錄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鄭公富公辭以未習范公曰已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以是觀之所謂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編之類是也以富公異時之德業如許然應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習焉則亦未必能中選東坡作張文定公墓銘言天下大器非力兼萬人孰

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萬人之英葢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葢所以誇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為制科不過如此則二公之所藴蓄抱負此豈足以知之乎

博學宏辭科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於内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一古一今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入貲及嘗犯

職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試每次所取不得過五人若人才有餘臨時取旨具合格字號同眞卷繳納中書看詳推恩則例比舊制更加優異以三等取人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大觀中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猶有應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麗藻之士多有至

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即以遵為祕書省正字适為樞密院編修官詞科即入館自遵始後三歲洪邁繼之眞德秀留元剛應選有司書德秀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喜其文命俱寘異等其後有司值郡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或降旨陞擢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宏詞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

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
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
陳宗名也然則吾家所裳亦云過矣
葉適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
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絶
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
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册之文當使簡直宏
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

子錄為經常之詞以敎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竒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

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

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術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廸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

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郭文炤